

【推薦搭配音樂：[マリーゴールド](#)】

\*建立在一般情況下的兩人交往世界線

\*不是專業的可能描寫有錯誤請見諒

—

「重民啊，替我刺個花吧。」

「啊？」

慎重民停下了手上設計到一半的草圖轉過頭，彷彿沒聽清楚似的發出了一聲疑惑。工作室的空間不大，只見金想演又朝著自己挪動的近了些。男人倒也習慣了弟弟偶爾少根筋的模樣，耐心的又替人複述一遍。

「你替我刺青吧，什麼都行，但就要你畫的。」

慎重民對這突如其來的要求給整茫了，他緩慢的消化了腦內的消息，最後做出結論：

我這是在做夢吧。

「哈……不是做夢，別發呆了。」

金想演倒也從對方的表情猜到了慎重民心裡的小劇場，他伸手捏了捏男人的臉頰，喚起他的注意力。

看著慎重民疑惑又無助的模樣，他想到了自己前幾天在網路上看見的寵物天竺鼠照片，小動物被嚇著的模樣，跟眼前的弟弟相比起來倒有七成相似。思及至此，男人笑了出來，看來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，金想演暗暗想道。

——果然不先出手的話對方完全不會意識到呢。

.

慎重民對刺青這個職業雖然稱不上專業，但多少有所涉略。畢竟以前也曾夢想過作為獨當一面的設計師，即便成為偶像後，他也曾配合設計過一些紋案和圖樣，比起一知半解的門外漢，他體驗過的經驗已經算得上豐富了。

所以他才更清楚金想演這突然的邀約有多麼荒唐。

雖然曾練習過刺青，每日一針一針在動物的毛皮上作畫，可練習量真要跟專業人士相比，自己肯定差的多了。

——如果一不小心把哥的身體弄壞了可怎麼辦。

慎重民苦惱著，沒發覺金想演的臉湊了過來，一回神才發覺對方跟自己的距離貼太近，下個呼吸間還帶著點他哥哥沐浴乳特有的香味。

「雖然不知道你在擔心什麼，但沒問題的。」金想演安慰道，伸手揉亂了慎重民的頭髮，沒發覺對方因為動搖而發紅的耳尖。

「……如果不想要的話也不強迫你，但訂製鞋子跟刺青你得選一個，嗯？」

慎重民看向金想演，對方臉上依舊是平時的笑容，可總帶著點戲謔跟得逞的意味在。男人知道自己拗不過他，應下對方的要求。

但你總得給我點時間準備，想演哥。慎重民為了保險起見訂下了最後的要求，金想演爽快的答應了，畢竟自己已經忍耐了那麼久，再多等一會也不要緊，從以前他便很擅長等待。

沒事，我可以等。

.

直到慎重民再提起這件事情時，已經過了快大半年。金想演剛開始還提過幾次，可男人卻總是說自己在準備，久而久之他也快將這件事拋諸腦後。

這幾個月裡兩人的關係多少是有些變化的，在不緊不慢的日程中，金想演終究是讓慎重民開了竅，男人在引導下逐漸學會了若有似無的調情跟緩慢而溫和的佔有。

直到最近，慎重民才鼓起勇氣給了金想演第一個懵懂而青澀的吻。

金想演那時還有點不滿，他下意識的舔了舔嘴唇，明明更過分一些也無所謂。

慎重民給他看了設計稿，是小朵樸素卻典雅的小花，在男人筆下卻多了點寫實的力道，像沉默而鋒利的刀刃。他看著喊不出名字的植物，心裡卻意外的滿意，金想演即便對這樣的創作不甚理解，也能看出慎重民在這事情上花了不少心思。

然而這時他才突然想起一件至關重要的細節。

他抬起頭望向慎重民，問道：「實話說，這……會不會很痛？」

慎重民想了想，最後給了個無奈的笑。

我會盡量小心的，哥，他說。

.

當疼痛襲來時，金想演第一次後悔了。他不清楚自己的表情如何，但看著慎重民擔憂的表情，想必不太妙。

「果然不該刺在這裡的……但忍耐一下吧，哥快好了。」

兩人討論最後決定刺在腳踝附近，方便套上一般日常衣物就能蓋住。

慎重民嘆氣，他看著金想演發紅的皮膚，本來身形就纖細的人，這裡的皮肉相較於他人更薄，這種狀態或許更放大了金想演所感受到的痛覺。

塑膠手套的觸感再次從身下傳來，慎重民撐開圖案周圍的皮膚，果斷的落針。金想演咬牙抱緊了手上的布偶，絨毛玩具因為受力而扭曲變形，跟男人僅僅皺起的眉頭一樣。

——過去多久了？還要多久呢？

對現在的金想演來說，時間的流速逐漸變得模糊，刺痛和麻癢佔據了他的心神，更不用提慎重民手上強勁的力道，彷彿身上所有的感官都凝聚成一個接收點，他則被對方牢牢掌握在手中，任人宰割。

在這漫長的過程中，金想演止不住的顫抖，最後他蜷縮身體，將頭埋進柔軟的靠枕裡，以掩飾自己狼狽的模樣。

哥，你做的很好，再等一下。

慎重民的聲音從不遠處傳來，安撫似的，或許這樣的確對金想演有所幫助，男人的緊繃感逐漸緩解。

——我很擅長等待的，金想演想，再等一下，再一下。

「好了。」

儀器的聲響隨著慎重民的宣告結束，那人熟練的替人將刺青的部位用保鮮膜蓋上，並叮囑了些注意事項。金想演還在發呆，這些話沒聽進去多少，他抬起腳看著對方給自己刺的圖案，跟設計圖上的相去不遠。

「如何？」

慎重民收拾完工具後坐到金想演身旁，他不緊不慢的問，可心跳和話語裡的忐忑卻無不宣示著他的不安。金想演抬眼，看見慎重民滿臉藏不住的緊張不禁笑了出來。

「重民啊，你這裡是不是刺歪了？本來是花瓣來著？」

男人起了戲弄的心思，在成功騙到對方後不禁大笑，他這個弟弟的反應總是那麼有趣，怎麼叫人不喜歡。

慎重民聽見熟悉的笑聲，才後知後覺的知道自己被耍了，他一邊生氣卻也不知道往哪發洩，只得板著臉轉過身，惹得金想演哭笑不得。

——別氣了，我很滿意。刺的挺好的。

隨後他往慎重民的耳尖親了一口，然後看見男人的耳根肉眼可見的變得通紅。金想演笑著從背後抱住對方，靠在慎重民的後背。聽著男人劇烈的心跳聲，金想演逐漸安心。

他一直在等，等人回頭向自己邁進一步，等著自己再向幸福接近一步。

往昔分離的時間由思念堆積成熟，離開軍隊後他才發覺自己變了，慎重民也變了。以前外向的人變得內向，而他卻隨著逐漸柔軟的身段學會了如何表達。

他希望自己的情感跟心跳能藉由針尖銘刻於永恆，即便未來或許代表著終有一日的離別，他卻也希望今日便是無數明天之間的唯一永恆。

在無數過去堆疊而成的迷戀中，金想演認清了自己的內心，盼望著終將到來的幸福。

慎重民最終還是轉過頭回應了金想演，他握住金想演的手，細細密密的吻落在掌心，像是期待，也是懇求。

金想演想自己終究還是略勝一籌，在慎重民的親吻下，他知道這漫長的等待是自己的勝利。

他搖曳在陽光下的幸福朝著自己邁出了第一步。

fin.

\*備註

金盞花花語：  
等待 忍耐 幸福就在身邊 即將到來的幸福  
(也有負面含義像是離別與悲哀)

但在婚禮會場送金盞花的話是祝福永浴愛河的意思

刺青的部分：  
網路上查的自己沒有過經驗，有不對的地方請見諒